



■錢佩莉坦言，新高中課程對她而言是一大挑戰。  
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



■雖然面對着生命裡的種種困難，但錢佩莉沒有半點放棄的念頭。  
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

# 舊毅進不獲承認 新目標重拾課本

身穿格仔恤衫、背着大書包，錢佩莉比預定的時間更早到達太子港鐵站。在繁忙的出口旁，她那樸素模樣成為繁忙都市的一個角落，毫不顯眼。

## 全家各有病痛 盼投身護理界

現年30餘歲的錢佩莉是另一位旺角港專夜校生，正就讀中五。十多年前會考0分後，她曾做過接線生、速遞員、影印機維修等不同基層工作，重回校園的她目標簡單，就是希望當一名登記護士，「女兒下年升小一了，希望自己能找到較穩定工作，改善家庭經濟條件。」

丈夫有長期疾病，6歲的女兒被鑒定為發展遲緩及讀寫障礙，而錢佩莉本身也有心律不正，不時要去醫院覆診。她苦笑說：「自己曾在老人院服務，身邊人與自己都患有不同的病，也許都是我希望投身護理界的理由吧。」

對離校甚久的舊制中五畢業生而言，文憑試無疑是個巨大挑戰，加上想當護士，她從昔日唸商科改修理科科目，「通識這一科我完全沒唸過，數學和會考課程差太遠，生物、化學我又沒有底子……」錢佩莉對學習難處「如數家珍」，坦言：「我其實沒什麼信心，只是希望能獲得合格的成績。」若考得不好，也希望藉此為跳板，轉去唸IVE護理相關課程。

## 毅進不被承認 夜中唯一希望

2006年會考後，錢佩莉曾修讀舊毅進課程。近年為達成當登記護士的目標，她曾向多個護士課程機構交表，惟幾乎全部申請都石沉大海，「只有一次我有機會面試，考官告訴我，除了年齡問題，更重要的是我的舊毅進資歷在現今體制不被承認」，而當然那次機會也落空了。至今她也只是偶爾在老人院打散工，加上丈夫做速遞員的卑微收入，維持基本生計。

欠缺獲認可的學歷，錢佩莉感慨指，與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如想進修，似乎也只剩下夜中學的路徑，「像我們這個年紀的人，日校、副學士均不取錄，實在非常需要夜校這個渠道去進修和學習。」

她又無奈說，社會不少人「覺得唸夜校的人『玩玩下』」，並非有心讀書，讓她不時感到自己低人一等。

錢佩莉一家剛於年初上樓，搬進東涌公屋，但交通不便，她每天先送女兒到土瓜灣上學後，便回家溫習，做做夜校功課，處理家務。傍晚時分她再坐車到旺角上學，來往往返，「光是車費已經過千元了。」

## 先「回水」後資助 官僚規則僵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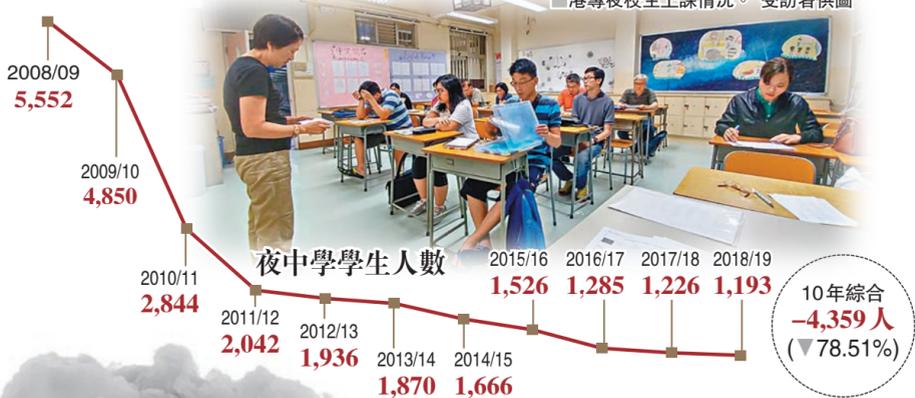
事實上對這群夜校生而言，經濟的確是一大難題，「有不少夜校同學唸着唸着就退學了，畢竟一個月逾千元的學費，負擔還是太大了。」她黯然表示，政府學費資助少，書簿費及交通津貼一律欠奉，「我知道不少人想進修，既沒有錢，又沒有學歷，只能『求其』做個保安。」

政府沒有經濟支援嗎？「說起這方面就好笑了！政府要我將當年唸毅進時的資助退還，才有機會獲得夜校資助！」面對難以理解的規則，錢佩莉只好搖頭苦笑；她盼望官員能多了解夜校生求學的熱誠及需要，在政策及資源上提供適切幫助，以教育裝備好自己技能並回饋社會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

# 日出而作 日入而學

## 夜校生被遺忘



華燈初上，人來車往，路人面目漸變模糊，車輛也毫不留情地咻咻而過，形成一幅華美而冷漠的都市夜景。每天日落，彷彿都能看見他們咬着麵包，匆匆趕往學校上課的背影；這班成人夜中學學生，受限於學歷，大多從事基層工作，僅能於晚上隱身霓虹燈後，在不屬於自己的校舍中，透過書本追尋理想，期望能以知識改變命運。

隨着社會及教育制度改變，香港的夜中學日漸式微，10年間學生由逾5,500名大減至現時不足1,200人。現今教育深受重視，一次次獲增撥資源，然而沒有校服的他們，也沒有獲得社會關注，默默過着學費書簿費欠資助的苦讀生涯。有夜中學學生坦言，自己就像是被忽視的一群，期望政府能提供更多支援，鼓勵更多昔日曾錯失學習機會的同路人自力更生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

## 夜校生前路 上篇

# 昔沉迷網遊棄學 今雙工夜唸中三

剛20歲出頭的小伙子阿言，染了一頭深褐色的頭髮，瘦削的身軀穿了件白色T恤，脖子上總掛着運動耳機。站在路中心，他沒有擋着誰，但前路卻總似被擋着：學歷、英語水平、生活及經濟困難等，都是看不見的障礙。

中三輟學的他，現時一個人租住劏房。白天，他在不同的小學兼職教授棋藝；傍晚，擠在港鐵上，跟隨車廂搖搖晃晃地去到旺角港專夜校重唸中三；夜深，他的一天還沒結束，隨即要從學校匆匆趕回大埔，在便利店通宵工作至翌晨8點。

## 生活行屍走肉 身心日漸消磨

「我在車上沒辦法睡覺，只能聽歌，也許偶爾會打瞌睡。」披星戴月的生活讓阿言日漸消瘦，「如何形容自己的生活？」他認真地想了想，淡然回答：「行屍走肉。」

對阿言來說，通宵工作似是在消磨生命，只為爭取自己目標的生活，「我跟便利店經理講，每星期我可以做五天的『半夜人』，但周末兩天想做回『白天人』。」拗口的兩個詞語，彷彿訴說着他那想多見日光的卑

微願望。「我那邊還好，品流不算太複雜；偷東西的還好處理，但也會有時會碰到彪形大漢，『點』我去拿啤酒給他。我不拿，全家就要被『問候』一番。」他只好躲在店後面，待惡人走了才出來。

阿言現時靠着兩份工作，月入萬多元。他少時已無心向學，中三輟學後數年一直沉迷網絡遊戲，當時寄居在親戚家的他，每天流連深水埗網吧不想回去，「真的是寄人籬下，我沒有大門鑰匙，要他們在家我才能進門。」後來他決定以4,000元於大埔租住80呎劏房，花去三分之一收入，終換來一個獨立小空間。

## 棋藝展出自信 悟勿蹉跎歲月

和阿言一起教棋藝的導師，不少都是大學生，「雖然我學歷不高，但下棋並不比他們差」，言談間展現出少有的自信。母親小時候總帶他學習棋藝，讓他現時有一技傍身，「我一直在想，我只是受限於家庭背景，只要努力的話，或者能趕得上他們。」為了不再頹廢下

去，他去年正式入讀港專夜中學，從中三開始唸起。

放棄學業數年，想重新拿起書本，其實困難重重，「最難就是英文，簡單的文法我還行，遇到複雜一點的詞就沒辦法了。」阿言想了一下，說：「就像『Enthusiastic（熱情）』。」他的筆記本皺巴巴的，上面以工整的筆跡寫滿了英語單詞和中文解釋，「每個星期我只能花幾個小時溫習英語。太累了，實在沒辦法天天都溫習。」不過除了英語，阿言各科功課成績不錯，正申請下個學年跳班。

離校甚久加上要通宵達旦工作，阿言坦言仍需時間適應，上學期他無法達到要求的出席率，故無法獲得政府的三成學費資助，全年萬多元的學費負擔甚吃力；除了學費，

開學時又要一筆過準備書簿費，即使有買二手書也要花逾千元，以他經濟環境來說實在不便宜。

## 盼政府施援手 助夜校生追夢

那有想過放棄學業嗎？阿言斬釘截鐵地說：「沒有，我只想過放棄便利店的工作。」他說，「棋院有意下學期聘請他全職教授棋藝，那時候就節省一點，這點薪水還是能夠過日子的。」

他希望政府及社會能對夜校生伸出援手，鼓勵曾經失落學業但今日認真求學的一群人，也幫助自己追逐大學夢，「有理想，我的人生才能陽光一點；找到了目標，我能夠堅持下去。」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

### 小資料

## 教育開支1240億 夜校資助僅380萬

香港於2008年起推行中小學12年免費教育，不過成人夜校卻未被包括其中。現時夜中課程由民間機構承辦，每年收取1.1萬元至1.4萬元學費，政府只透過「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」，為出席率達八成的學生發還30%學費，而通過較

嚴格入息審查，則可獲資助發還50%或100%學費。

除了學費資助條件苛刻，政府對成人夜中學的交通津貼、書簿津貼也一律欠奉，基層生學習開支遠較日校生高，不少人更是一邊半工讀一邊照顧家庭，負擔沉重。早前200多名就讀成人夜中學課程的基層學生，聯署去信

財政司司長陳茂波，希望當局能檢討成人教育資助政策。

人才培育是香港發展焦點，近年政府教育投資連年大增，2019/20年度的開支預算便多達1,240億元，而當中「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」的預算只得380萬元，不足總數三萬分之一，實在「少得可憐」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

■每天乘交通工具來往往返，耗費不少精力。  
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